

从西安出发时天空多云,我还特意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当日无雨。

踏进宗圣宫的山门时,雨丝斜斜地飘了下来。细小的雨珠,若有若无,挂在小路两旁的竹竿竹叶上,毛茸茸的,轻柔且朦胧。几只鸟雀扑棱掠过头顶,长长的鸟鸣,让这里多了几分禅味。雾一样的细雨,像是从地底下漫上来的。

当年,骑青牛来这里的老子,想必也被这样的雨丝浸润过。

传说,两千六百年前,出生在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的老子,厌倦了熙来攘往的官场,遂辞去自己担任的周朝守藏室史,回老家一心归隐。世人皆知他通晓天地玄黄,因而,归隐的日子并不安宁,诸侯求见的车马依旧川流不息,门庭若市。

老子不胜其烦,遂骑一头青牛一路西行,他想找一处清静之地。

其时,甘肃天水人尹喜在函谷关任关令,他家中富有,喜欢天文地理,便在终南山中结草楼而居,日观天象,夜观星辰。史称“草楼观”,也就是如今的“楼观台”。传说某日尹喜发现有紫气东来,他预感必有圣人经过,于是守候在函谷关恭迎。

不久,老子骑青牛西游而至。牛背上的老者仙风道骨,长袍,长眉,长髯,长发,须发如雪,衣袂飘飘。尹喜赶忙向老子执弟子礼,拜其为师。他辞去了函谷关关令,邀请老子一起入驻“草楼观”,讲经

古木逢春

祁云枝

著书。

终南山,老子讲经的日子里,总能听到松涛阵阵。一日,老子在观前的土里分别埋下两粒银杏果。看着嫩绿的新芽破土而出,老子微微颌首: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浸透了松香的竹筒摆在晨光里,五千字的《道德经》横空出世。

至唐朝时,草楼观被着力扩建,升“观”为“宫”,更名“宗圣宫”。

两千六百年后,我就站在楼观台宗圣宫里的银杏树前。

据说,另一株银杏位于不远处的老子说经台,不幸却毁于一场火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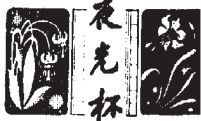
三月初,终南山依旧裹着青灰的雾。进入宗圣宫大门,沿右手边的小路走出竹林,我一眼就看到了它——老子手植银杏。

一圈木质围栏,将我与古树隔开四五米远。细雨中的银杏树,似一幅浩瀚的水墨画。笔墨省俭,仅用深深浅浅的苍褐色,就晕染出了千年沧桑,古朴、庄重、神秘。地面上铺满了被雨水浸透的黄叶,像褪了色的旧毛毯。两千六百岁的银杏树,就矗立在正中。

1972年的那场山火,在胸径四米八的银杏树腹部,烧出了足以容纳数人的空洞。树围十五米的躯干,从此再不能合抱,古树

两个星期之前,我在南渠公园散步时偶然发现,意杨树的叶片还没有都长出来,春天在此处尚留一个灰色的豁口。而现在,它们仿佛一起用力,整齐地长出叶片来了。两周前看着这些意杨树的树枝,以为整排都是枯树呢。它们在周围众多植物的嫩绿的包围之中,显得特别突兀。而现在,它们和周围的景色毫无二致,已显得十分和谐了。春天浩荡的队伍终于集结完毕,正在向年岁的纵深开进。

高大的意杨,叶片抽发,比枫杨树更慢。杨絮飘尽,楝花始开。树木抽枝发芽有早有迟,就像孩童的智力开化也有先有后,这本就是世间万物参差多元的不变定律。



成了一座漏雨的烟囱。

我注视着它身上焦黑的巨大空洞,恍惚间,两千多年的光阴汨汨流过,有青牛驮着道德经从春秋的雨幕里缓缓走来。当年,老子栽种银杏的那捧土,或许就埋在这洞底。

谁也不曾想到,残存的焦黑木质,竟在五十年间重新孕育出新的生命。无数枝丫从残躯的树皮处迸发出来,像是古树生出千万条臂膀,织就了新的树冠。簇簇新绿与金黄,探向四面八方。

死亡与新生,竟栖息在同一道伤痕里。

老树四周,也环绕了一圈新生的树木,它们,或是从落地的种子萌发而来,或是从祖先的根系里萌蘖抽条,多半已比人的腰身还要粗壮。树冠阔大,显然也有了年头。所有的枝条,在老树的头顶交错盘结,独木成林般组成了庞然大物。

导游说,这些年,人类的守护也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古银杏的重生之路。当年成立了“秦岭古树保护专案组”,护树员医者仁心,为古树治病防虫,修整树盘,减少烟雾熏蒸,设置支撑柱,等等。

焦黑的枯木,在人类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震撼人心的自我重建。

细看,那些新抽的枝条,以及老树旁的实生苗和孽生苗,外形皆酷似《道德经》竹简上质朴灵动的文字。或许,这便是老子手植树对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解。

树枝上悬挂着上一年零星的黄叶,与人们系上去的红丝带一起在空中抖动。导游说逢初一、十五,当地百姓便到这棵树下挂红、焚香,许下美好的愿望。

透过望远镜,我看见无数小叶正在枝条上萌动,舒展,片片嫩叶,仿佛半透明的翡翠小扇,沾了春天的雨露,从镜头里伸向我。枯焦的树皮处,也抽出了嫩芽,蜷缩的嫩芽正在伸展,伸向四方。

一个问题与解决它们的方案,模糊的形成了几条应对的思路。

会场是彩钢板搭成的简易房,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我在指定的位置上坐下。认真听着世博局丁浩副局长、世博会工程建设指挥部中国馆项目部姚建平经理和何院士团队倪阳建筑师等人的讲述,主题围绕中国馆建筑颜色遇到了落地的困难。最后,丁副局长强调:从目前效果看不理想。上海市领导和市民希望中国馆外观尽早完美现身。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了。我凭直觉:难!

任务是接受了,内心却是忐忑的,一回到色彩研究所就立即召集会议。我围绕着现场考察情况作了技术性的分析和判断:像如此大体量且非常态的建筑,采用一个红的颜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用“塑造”的办法。一眨眼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如何“塑造”?是那些天纠结的事情。研究历史,除了北京故宫、莫斯科红场等建筑,罕见大体量的红色建筑。因为大面积红色用好很难。更不用说中国馆建筑呈上大下

夜光杯



在水果摊

(蜡染画)

蔡天定

早春,被大火淬炼过的古银杏,正波澜不惊地接受着阳光风雨,用剩下的半壁残躯,续写第八十八章之后的篇章。

事实上,所有存活下来的古木,都是“反者道之动”这句话的鲜活例证,它们将死亡化作重生的养料,把创伤变成呼吸的通道,在残缺中,成就圆满。

我俯身捡起一片被雨水打湿了的老叶,想它曾经鲜嫩的模样:叶片如绸缎,流动的叶绿素让整片叶子绿玉般润泽。而现在,雨水泡胀的叶肉早已失去了弹性,焦黄发黑的外形如老人皴裂的手掌,稍一用力便碎成了渣渣。从春芽初绽到冬日凋零,这片银杏叶子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的解读。

有山风拂过,老树新枝上的黄叶和红丝带,齐心地飘向一方,恍若宗圣宫里“元雕石牛”回望时的神情。

雨滴润湿了朱砂拓印的石刻“道法自然”,空中传来敲打的水鱼声。距离银杏树不远处有株老子“拴牛柏”,传说骑青牛出关的智者,曾在这棵树下系牛讲经。如今,拴牛柏皴裂的树皮上,仍能看出绳索的勒痕。拴牛柏的断枝指向东方,那是函谷关的方向。

三鹰柏的枝丫上的,确歇有三只“苍鹰”,它们在倾听老子讲经解道,一

直保持着谦卑聆听的姿态,形神兼备。三只鹰安宁的神情,让我想起《道德经》中“致虚极,守静笃”的训诫。

我们踩着湿漉漉的地砖往紫云衍庆楼走去。忽有暗香飘来,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香。原来是蜡梅,油润的黄花在苍褐的老枝上挤挤挨挨,好生热闹。树牌上显示,它已逾百岁。半透明的花瓣上,凝着小小水珠,比平日常更美。

转过文始殿的月洞门,忽见一枝红梅从粗粗壮壮的古树主干上探出头来。细枝弯成鹤颈的弧度,却稳稳地托起五六枚红艳艳的花苞,顶端那枚已然绽放。这早春第一簇跳动的火苗,将苍痕斑驳的老梅躯干,映成了青铜般的烛台。

仰头望去,古木铁铸般的枝杈间,缀满了无数猩红的花苞,恍若仙女撒落的红珍珠,只待一缕春风,便化作满树红云。

甲辰杏花诗会预作

刘琦

四月繁花缀满枝,深深浅浅正当时。这般颜色铺将去,哪种丹青画得宜。一霎闲情难做罢,半生执念近成痴。今朝乐事两三件,老杏南山旧友诗。

小时候住在老街上,周末跟着爷爷奶奶去菜市场,常看到有人售卖野生甲鱼。甲鱼买回家后,或清蒸,或红烧,总之是一道大菜。倒是杀甲鱼的整个过程,我看过几次之后,留下了心理阴影,长大之后便很少碰这玩意。

我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工作,租住的房子跟随着公司搬办公室,换了三处。租房租到第三处,地方在北京亚运村安立路大屯北路那里,小区附近便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甲鱼馆,主打干锅秘制,以香辣味取胜。某天,好朋友老王打电话来,问我在不在北京,他想约我和老关一起吃甲鱼,地方就在这家甲鱼馆。

想着也该走出童年心理阴影了,我便如约去了甲鱼馆。刚一上来,服务员就问怎么点单,老关说来两只甲鱼,老王接着说再加一份牛蛙,一看他俩就是这里的常客。我忙说,就我们三个人吃两只甲鱼,吃得掉吗?他俩异口同声回答我,吃得掉,不够再加。

甲鱼牛蛙锅端了上来,满满一大锅,香辣味扑鼻,上面还点缀了葱花和白芝麻,还有枸杞。总之,这是一道看起来特别“中年男人”的大菜,视觉上的象征意义此刻占了上风。撇了一筷子,有点辣,但辣得还能接受,配上白米饭,还挺好吃的。

平常时间,我和老关是上海北京两头跑,都是在北京租房住,只有老王是正儿八经住在北京的,他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平日里我们都是直呼其名,但在各自的行当里,都还有工作的身份,关总、王总、陈总之类。老王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王总的身份之外,还有王导演的身份。

老王的成长经历挺传奇的,他生在上海,长在山东,知青子女回沪,考了上海本地的大学。结果读了一年不想读了,因为喜欢电影,便执意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结果还真被他考上了。北电读书那会儿,老王作为导演系的学生看了许多电影,按照他们学校的惯例,还找了表演系的女生做女朋友。毕业后,他做导演拍了好几部电影,和女朋友结婚生娃,还担任了一家国有影视公司的老总。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直到他决定自己开影视公司做老板,很多事情就出现了变化。我认识老王那会儿,正是他独立开公司的第二年。

开公司这件事情,挺玄乎的,尤其是开影视公司。和一般的行当不一样,影视公司的生产资料其实是人,编剧、导演、演员,再加上拍摄、后期制作时需要打交道的各类人,不计其数。你生产一辆汽车,并不需要直接和汽车零部件沟通妥协,但你生产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却需要不停地和人沟通妥协。老王自己开公司了,他跟人家谈艺术,人家跟他谈价格,他转变风格跟大家谈价格,人家却跟他谈起了艺术。总之,很多的拧巴。拧巴的事情一多,投入多,产出少,困难也就接踵而至。有那么一阵子,我知道老王挺不容易的,但他很少开口。唯独有一次,深夜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溜达到大屯北路附近了,问我能否下楼陪他喝一杯。听得出来,那会儿他已经是酒醉的状态。我下楼和他见了一面,但拒绝陪他喝酒,老王眼神里流露出失落的神情。第二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赔礼道歉。其实他不晓得的是,那天晚上送他上了出租车后,我非常责怪自己,为自己所谓的“理性”感到羞愧。

但老王终究是一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人。他有一次跟我说起,小时候他从上海转学到山东和父母团聚,在学校里他为了和周边的同学打成一片,就着煎饼当午饭,咬着牙啃下了第一口大葱,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或许,这就是他内心的倔强。当然更多的时候,老王总是表现出一副特别“社会人”的模样,这应该

是他开影视公司后落下的后遗症。

这几年,老王每次来上海,我们都会见面。他告诉我,新开始的事业已经有了起色。我们常会聊起安立路大屯北路的那顿甲鱼,当成一个笑话来讲,但只要说起电影,老王的眼神立刻会变得严肃起来。那天在上海,我俩都非常熟悉的胡大律师请吃饭,席间便说起了电影。老王说:一个人爱电影,就跟咳嗽一样,是藏不住的。那一刻,我和胡大律师都惊呆了,“社会人”老王说了这么一句严肃而又文艺的话,可见他是真的爱电影。

认识老王那么多多年,我也终于下定决心:用最俗气的一个标题,写一写我这位看起来很世俗,内心却很坚持的老友。这也是我的一种倔强和坚持。

陈佳勇

老王带我吃甲鱼

意杨树的两周

曲曲

曲曲

曲曲

“中国红”,这色名好!就这么定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名称了。在我看来,色彩是视觉的,更是心灵的。人们一看到“中国馆”,颜色先声夺人就带出它的价值观,它不仅是视觉的,而且与意识建立起了联系,只有“中国红”这个色名,才能匹配如此宏大雄伟的“中国馆”气象。

2009年3月11日,接到世博会中国馆工程部的开会通知,我感到突然。凭经验,我马上想到大概是中国馆建筑的颜色遇到了难题。此时,我已受命带领中国美术学院“上海世博会项目课题组”在世博园中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

下午一点半开会,我中午就到了工地现场,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眼前场景:四方擎天柱般的钢筋混凝土立柱,托举着49米以上的巨大的向四面延伸的钢结构框架与玻璃幕墙的体块,顶边约60米高。那天太阳当空,阳光刺眼,这个扑面而来而视觉冲击力让我至今难忘。我仔细分析着坐落在高台上的巨大的构筑物的形态、结构、材质、光影与颜色显现的关系,同时,也观察着何镜堂院士团队在现场做的几十块红色的挂样,脑子里翻腾着不断发现的一个又